

醉



Leopoldine

陀思妥耶夫斯基著

歲譯

光復書局印行

820.1(2)
7363₁₀

CAT-51/10

集選基斯夫退恩陀

醉

譯 戴 幸

行印 書局文

1950

陀思退夫斯基選集

醉

(全譯本)

版權所有★不准翻印

基本定價三元五角整

著者 俄·陀思退夫斯基

譯者 李 葦

發行人 陸 夢 生

發行所 文 電 書 局

分發行所

總店：上海河南中路三二八號
分店：北京西單舊利部街三號

聯 營 書 店

上海 北京 瀋陽
漢口 廣州 重慶

一九五〇年一月二版(總)

總1064-38 譯叢 14 (92P.)2001-4000

醉

這個討厭的故事恰巧在我們親愛的祖國開始度過復興時期起始的，一個以不可抗拒的力量和感人的天真的狂喜而展開的時期，恰巧在所有英勇的男兒希冀着新希望與新命運的時期。在那一個時期的一個晴美而寒冷的冬夜，剛過十一點鐘時，三個很高貴的紳士，坐在彼得堡郊外的一所精緻的二層房子的一個舒適，甚而奢侈的房間中。他們正嚴肅而又聚精會神地談着最有興味的題目。這三個人都是官長的官級。他們圍着一個小桌坐着，每個人都有一把漂亮而柔軟的靠椅，在他們談話當中，時時默默地吮着香檳酒。酒瓶放在桌上的銀質的冷酒器中。事實是這樣，房主人樞密顧問官斯特潘·尼基弗洛維契·尼基弗洛夫——一個六十五歲的老單身漢，正在他新買的宅邸裏舉行進宅宴，同時還慶祝他的生日，他的生日湊巧也在那天，那是他從來也不理會的日子。慶祝並不很額外，因為祇有兩位客人，我們早已知道了，他們兩個人都是尼基弗洛夫先生的同事兼屬

員，一個叫賽蒙。伊凡諾維契。西布連科，是現任參事官，另一個叫伊凡。伊里契。布拉林斯基，也是現任參事官。他們大約在九點開始吃茶，後來坐下喝酒，他們知道到十一點半鐘時候，他們必須要回家去的。他們的主人在一生中喜歡有規律的習慣。現在關於他，我們必須敘述兩句。他是以一個沒有私產的小公務員而開始其生涯的，平靜地混了四十五年，他十分清楚他能得到的官級。他不堪爲了星章而去向上爬，雖然他已經有兩個星章了，他特別不喜歡對任何一個問題發表私見。他也很誠實，就是說，他永遠也沒有做出很不誠實的事情的時候；因爲他是一個利己主義者，所以一直是單身漢；他一點也不愚笨，但是却不忍表現他的智慧；他特別討厭不潔與嗜好，他認爲嗜好是精神的不潔，在將近暮年時，他陷入一種甜美懶散的安樂和習慣了的孤獨中了。雖然他有時去拜訪上流的人士，從青年期一直到現在，他不堪在家中接待客人，在他的暮年，如果他不玩單人牌戲，他就以他的鐘爲伍而自得，他會終夜坐在靠椅裏，沉靜地夢想着，諦聽着放在壁爐架上的罩着玻璃盒的滴嗒的鐘聲。他的面貌很尊嚴，雍得光滑，看起來還較年輕。他保養得很好，有希望長壽的，並且以最嚴謹的紳士作風處世。他佔有很安適的

位置；他是屬於某郡的，有一些公文要請他簽字。總之，他被認為是一個最靈敏的人。他祇有一種熱情，或則更恰當地說，他祇有一種熱烈的郡望：就是有一所宅邸，一所合於紳士居住的樓式的宅邸，一所不出租的宅邸。可是這種慾望都於實現了。他警戒他自己，他在彼得堡郊外買一所宅邸了；真的，路是很遙遠的，但是那宅邸却有一個花園，並建築得漂亮。新房主認為遙遠是有益的，因為他不喜歡家中有客人，並且爲了去拜訪客人或則到辦公地去，他買了一架精美雙座的巧克力色的馬車，一對短小精悍的漂亮馬，還有馬車夫米基。這一切都是由於四十年的仔細的節儉獲得的，所以一切都位他心怡。這就是何以買了宅邸移入後，斯特潘·尼基弗洛維契平靜的心靈感覺非常滿足，以致他真在他的生日那天邀請了客人，那一個他總謹慎地對他最親密的朋友也保守秘密的日子。

客人中的一位，他有特別的原因邀請來。他自己祇住了房子的上層，樓下建築得像樓上一樣，他需要一個房客。斯特潘·尼基弗洛維契想到了賽蒙·伊凡諾維契。西布連科，在晚上曾有兩次談到這問題。但是賽蒙·伊凡諾維契對這件事保守沉默。他是一個

長着黑頭髮和黑鬚的人，他的面貌看起來好像患着慢性黃疸病似的；他也是見過困難和長年的辛動而發展起來的。他是一個結婚的人，一個乖戾的居家不出的人，他使他的家人害怕；他對工作是自信的，他也很明白他能達到什麼官級，尤其，他還很明白他永遠不能達到什麼官級；他佔了一個安逸的位置，並且坐得很牢。他觀望着事物的新樣式，帶着一種尖刻，但是並不引起很多麻煩，他帶着惡意的藐笑，聽着伊凡·伊里契·布拉林斯基談論新課題的豪語。事實上，他們都喝得很多了，甚至斯特潘·尼基弗洛維契對於新改革問題，折節與布拉林斯基先生爭辯起來。我們現在一定要談幾句布拉林斯基先生，他是以下故事中的主要人物。

自從參事官伊凡·伊里契·布拉林斯基開始被稱為「大人」以來，才不過四個月而已，所以他祇是一個青年首長。甚至在年紀上他也是年青的，大約四十三歲——的確不再多了——看起來，願意讓自己看起來，還要年青，他是一個高身材的漂亮人，喜愛服飾，常以其衣服質料之純良而自傲；他的脖子上還莊嚴地戴着相當高貴的勳章。自童年時起始，他就明白如何效仿上流社會的禮俗了，因為他是一個單身漢，他夢想着一位富

有的新娘，甚至一位出自名門的新娘。他還夢想着許多別的事情，雖然他並不愚蠢。他常常是一個高談闊論者，喜歡裝出雄辯的儀態。他出身高貴門第，是一位將軍的兒子，在他的幼年期，他穿着天鵝絨和漂亮的亞麻布。他在一個貴族學校讀書，雖然他離開了學校，沒有學得什麼，他在文官服務中很成功，並且昇到了首長的官級。他的上級們認為他是一個很能幹的人，對他寄以更大的希望。斯特潘永遠沒有認為他是能幹，並且永遠沒有對他寄以任何希望。伊凡就是在斯特潘手下開始並繼續官場生涯一直到擢昇為首長的。他喜歡他的地方，是他的好門第和私產：就是說，他有一個生利的大房宅，一層一層地出租，還有一個經租人；他還和許多重要人物有關係；最主要的，是他有一個很莊嚴的儀表。斯特潘·尼基弗洛維契責備他太富想像而又輕浮。伊凡·伊里契有時自己感覺自己太自私與敏感了。說來奇怪，他常常發一陣病態的良心譴責，有時甚至發出對某事的輕微之悔恨的感情。他的心靈中藏着酸苦和隱痛，承認他沒有如他想像那樣真的翱翔高空。在那些時候，他陷於憂悵的狀態（更特別在他的痔瘡煩擾他的時候），叫他的生活為不完全的存在（Une existence imparfaite），甚至不相信（當然暗自地）自己

或他的雄辯的才能了，並且叫他自己有空談家和辭令家。雖然這一切當然對他是光榮的，那並不能阻止他在半點鐘以後又抬起頭，以更大的勇氣和頑強告訴我，他仍然有時間發展的，不僅得到高官，而且還要變為一個偉大的政治家，在俄國久記而不忘的政治家。他甚至還看見為紀念他而建立的紀念碑的遙遠的義光。從這一切能夠看出，伊凡·伊里契的目標很高，雖然他對自己都掩蓋他那秘密的念頭與希望。總之，他是一鐵和善的人，有詩人的氣質。在最近的幾年中間，疾病和隱匿更常光顧他。他已經辦得煩躁，多疑，並且容易想到每一抗辯就是冒犯。俄國的復興忽然給予他大的希冀。首長的官級就可證實這一點了。他開始活潑；他抬起了頭；他忽然開始雄辯地詳盡地談着，斯着最新的題目和意見，那是他懷着熱情迅急地神祕地採運來的。他找機會去轉。他到城中各地去找機會，在許多地方，他得到了無望的自由主義者的無望，這使他非常心悅。這個晚上，他已經喝了四杯酒，比平日總法多話了。他無要轉變斯特蘭。尼基弗洛維契，一直到那時，他對這個人總是尊敬，甚而感激的。不知何故，他現在認為這是一個落伍者，並且非常激烈地攻擊他。斯特蘭。尼基弗洛維契幾乎不和他爭辯，俄國這題目也使他覺

得有趣，但是他坐着，狡猾地傾聽着。伊凡·伊里契變得興奮了，在假想的辯論的熱情中，常常不意地把酒杯送到嘴邊。於是斯特潘·尼基弗洛維契拿起酒瓶，立刻給他斟滿了酒，不知什麼不知名的原因，這開始冒犯了伊凡·伊里契；特別當他所輕視而恐懼的賽蒙·伊凡諾維契·西布連科，由於譏諷的輕蔑，在惡意的沉默中坐着，並且常常不必要地笑着的時候。『他們以爲我不過是一個孩子！』伊凡·伊里契的腦海中閃過了這種念頭。

『不，先生，是很久以前了』他繼續說。『先生，我們已經太晚了；我覺得，心懷仁慈是重要的事情，對你的屬員要仁慈，記住他們也是人呀。仁慈會拯救一切，會使一切成功……』

『嘻，嘻，嘻！』從賽蒙·伊凡諾維契那邊傳來了笑聲。

『但是，請問，你爲什麼這樣譏刺我們？』斯特潘·尼基弗洛維契最後帶着和藹的微笑說。『伊凡·伊里契，我一定承認，迄今我還沒有能明白你出於善意所解辯過的事情。你曾是高尚的仁慈的。那意思就是愛人類嗎？』

「是的，也許那就是對全人類的愛。我——」

「先生，請允許我！就我所能判斷的，那事情並不是那樣子就完了的。人類愛一定永遠存在；改革不限於那件事上。各種問題都被提出了，關於農民，法律改革，農業，售酒執照和風化等問題；問題是沒有完的，忽然之間，把這些問題集中起來，牠們可以激起很大的——讓我們說——震動的。那就是我們所害怕的，不僅仁慈……」

「是的，先生，事情是深奧的，」賽蒙·伊凡諾維契說。

「先生，我十分了解，賽蒙·伊凡諾維契，請允許我說我一剎也不同意在你了解這些事情的深處，我落在你之後了！」伊凡·伊里契以銳利而嘲諷的口吻說，「但是我擅自向你說，斯特潘·尼基弗洛維契，你一點也不了解我的。」

「我不了解？」

「我繼續堅持這意見，並且隨處陳述仁慈，特別對屬員的仁慈——從官員對書記，從書記對工役，從工役——仁慈，我重述，能做為將來革改的基石，一般地說，也可以做為事物復興的基石的。為什麼呢？因為——以三段論法為例：『我仁慈，所以我受人

愛戴。他們愛我，所以他們相信我。他們相信——所以相信——相信，所以愛……」不——我意指——我想要說，如果他們相信，他們也會相信改革了，可以說，他們了解這情的本質了——可以說，他們在精神上承納了並且和平地基本地解決了整個問題。你笑什麼？賽蒙·伊凡諾維契。不易了解嗎？」

斯特潘·尼基弗洛維契沉默地抬起眉毛；他很驚訝。

「我想我有點喝多了，」賽蒙·伊凡諾維契懷惡意地說，「所以我鈍於理解了——有一點模糊，先生！」

伊凡·伊里契簽着肩。

「我們經不起試鍊，」斯特潘·尼基弗洛維契沉思一會兒以後說。

「我們經不起試鍊到了什麼樣程度呢？」伊凡·伊里契問，很驚訝斯特潘·尼基弗洛維契的突然而不意的話語。

「不，我們經不起試鍊。」——斯特潘·尼基弗洛維契顯然不願再多說了。

「你的談話涉及新酒和新瓶了嗎？」伊凡·伊里契諷刺地說。「不，先生，我自己

能夠回答！」

那時，鐘正敲了十一點半。

「我們在這兒坐着，坐着，但是我們真應該走了，」賽蒙·伊凡諾維契說，準備從他的椅子站起來。但是伊凡·伊里契先站起來了。他立刻起來，走到壁爐那兒，拿起了他的黑貂帽子。他顯出生氣的樣子。

「喂，賽蒙·伊凡諾維契，你要怎樣辦？你願意考慮一下嗎？」斯特潘·尼基弗洛維契說，當他送他們到門口時。

「先生，關於房子嗎？我要考慮一下——我要考慮一下。」

「你一決定就告訴我嗎？」

「總談生意呀？」布拉克斯基先生和藹地說，當他玩弄他的帽子時，想要引起他們的注意。他覺得他們彷彿把他忘掉了。

斯特潘·尼基弗洛維契抬起眼眉，沒有說什麼，這就是他不挽留客人的暗示。賽蒙·伊凡諾維契便匆匆地告別了。

「喂，喂……那以後，隨你的便吧！如果你不了解單純的禮禮——」布拉赫斯基想帶着一種特別自恃的神情，他向斯特潘·尼基弗洛維契伸出了手。

在應接室，伊凡·伊里契穿上了輕軟而貴重的皮外衣，並不想注意一下伊凡諾維契的古舊的浣熊皮。於是他們兩人都下樓了。

「我們的老朋友好像生什麼氣了，」伊凡·伊里契對沉默的賽蒙·伊凡諾維契說。

「不，為什麼他生氣呢？」另一個平靜而冷淡地回答。

「奴隸！」伊凡·伊里契想。

當他們走到門口的時候，賽蒙·伊凡諾維契的一匹灰馬駕着的雪橇趕過來了。

「什麼——？特里封把我的馬車趕哪兒去了？」伊凡·伊里契沒有看見馬車趕過來喊着。

他一看這邊和那邊，但是看不見馬車。斯特潘·尼基弗洛維契的僕人一點也不知道。他問瓦爾朗——伊凡諾維契的車夫，他說他始終在那兒，馬車也在那兒，但是現在不知道哪兒去了。

『討厭的事，』西布連科先生說，『如果你願意的話，我送你回家去。』

『這些人都是無賴！』布拉林斯基憤怒地喊着。『這無賴請求到彼得堡郊外這兒一個地方去參加婚禮；一個教母之類的女人要結婚，鬼閃到她！我嚴格禁止他不要離開這地點。我可以打賭他已經到那兒去了！』

『他正是到那兒去了，』瓦爾朗說，『但是他答應一會兒就回來，所以能正好來得及的。』

『很對！我有一種預兆！他要受責備的！』

『你最好把他送到警察所抽他一頓鞭子，然後他就會聽你的吩咐了，』賽蒙·伊凡諾維契說，當他緊緊雪橇的圍布的時候。

『請不要爲我麻煩了，賽蒙·伊凡諾維契。』

『那末你不願意讓我送你回家嗎？』

『一路平安，謝謝。』

賽蒙·伊凡諾維契走了，伊凡·伊里契開始徒步沿着木板小徑走着，感覺非常生

氣。

醉

二

『不，你現在要受責備的——你這無賴！我要徒步走回家——讓你知道，恐嚇恐嚇你！你會回來並且知道主人徒步回來的——你這無用的惡棍！』

伊凡·伊里契以前從來沒有這樣咒罵過的，但是這一次他非常生氣，況且他的頭還昏昏地響着。他是一個不喝酒的人，所以五六杯酒很快就會影響他。夜色是可愛的。天氣很冷，但是却異常明靜，而且又沒有風。天空澄清，而又多星。圓月的月亮以銀白的光明氾濫着大地。天氣是非常晴美的，所以走了五十步左右以後，伊凡·伊里契把他的煩惱都忘掉了。不知何故，他感覺很滿足，稍微喝多一點酒的人很快就會改變了思想的。他甚至看到空曠的街道上的破房子也覺得高興了。

13

『這也是一件好事情，逼我徒步走』他想。『這會給特里封一個教訓——給我一種

快樂。的確我應該多走路。那有什麼關係呢？我立刻會在大廣場找到一個馬車夫。多麼漂亮的夜晚啊！那些該是多麼奇異的小房子啊！也許祇有小人物才住在這兒——小公務員，店老闆或則……斯特潘·尼基弗洛維契真奇怪！他們該多麼落伍——多麼沉迷的老傢伙！老睡鼠——他們正是那個！就是這個字。然而他是一個聰明人；他有良智，有對事物的清醒而實際的了解。但是都一樣，老頭子，老頭子！他們還沒有得到——不論什麼吧？總，是一樣的，——缺一點什麼。『我們經不起試鍊的！』他那是什麼意思呢？當他說話的時候，他陷入了幻想……他一點也不了解我。為什麼他不了解呢？不了解比了解還要困難。主要的一件事是我相信了——傾心地相信了。仁慈——人類愛！爲了使一個人復活——爲了恢復他的真正的才力，那末憑着現實的材料，你就可以開始工作了。那彷彿是十分清楚的！是的，先生。請允許我，大人，讓我們拿三段論法來說吧：例如，我們遇見一個小公務員，一個可憐的沒有人理的小公務員。你是誰？回答——小公務員。很好，小公務員；繼續說下去：那類的小公務員？回答——這一類的小公務員。你有職業嗎？——是的，我有！你願意快活嗎？——我願意。你需要什麼才能快活？